

史學叢書

卷之四

不容更贅他語尤易了也

程至東郡東阿人也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

沈欽韓曰續志劉昭注於之阿縣下據此傳有渠丘山

志謂曲山卽渠丘山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北十五里

天有廳中少親

沈欽韓曰韓非十過篇智伯之爲人羣中而少親

據千里之齊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齊作地

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作孫權新立

昱性剛戾與人多讎

文選長笛賦注引魏書程昱傳云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全

高邊人招之乃止

時校事放橫

錢大昭曰程曉以爲校事之官魏武特置然孫吳亦有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丞相以下皆畏憚之豈一時弊政彼此亦相

倣效乎 姜宸英曰校事卽明末東廠之類

以諛詞爲賢能

後漢書和熹皇后紀云輕薄諛詞章懷注猶急遽也又本書

臧霸傳云部從事諛詞不法

於是遂罷校事官

何焯曰罷之誠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臘朝不欲有諛詞之人故曉言得伸耳

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已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殿本考證云宋本一作二 隋書經籍志有魏汝南太守程

曉集二卷

郭嘉穎川陽翟人也

洪亮吉曰河南尹本秦三川郡漢改今名魏領縣十三曰

陽翟漢舊縣屬潁川宋志魏晉屬河南

表爲司空軍祭酒

趙一清曰建安三年初置軍師祭酒見武紀此無師字自文

也

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

殿本考證云不可失也北宋本作不可不測也

又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

殿本考證云宋本自作臣

冀州平封嘉海陽亭侯

沈欽韓曰水經注清水自大穴口東南逕海陽城俗謂之復

陽城非也蓋復復字類音變耳漢建安中封郭奉孝爲侯國

一統志云海陽城在陳州府扶溝縣南

後太祖征荆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

水經湘水注云湘水至巴丘山入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

陵故城是也又洞庭湖亦曰巴丘湖括地志巴丘湖中有曹

公洲即孟德為孫權所敗燒船處

三國志蜀書卷十二終

三國志蜀書卷十三

長樂梁章鉅撰

董昭字公仁

沈欽韓曰晉諱昭故改昭字為照或為曜隸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即董昭也碑既追改為照又矣之韋曜既改去原名昭字則陳壽作此傳無容不諱矣蓋裴松之所追改而偶未及韋曜耳

使昭領鉅鹿

錢大昭曰以下文紹以昭領魏郡太守例之則鉅鹿下當有

太守二字

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

李龍官曰此時不應稱獻帝獻疑為見字之譌

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

按無臣當作無成

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

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

董衛尉喑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

為司徒

劉曜淮南成惠人也注惠音德

顧祖禹曰成德城在鳳陽府霍丘縣東南 一統志在壽州

之東南

上繚宗民數歎下國又上繚離小城堅池深

水經贛水注繚水東逕新吳縣又逕海昏縣謂之上繚水又

謂之海昏江 顧祖禹曰上繚營在南康府建昌縣南十七

里相傳昌邑王賀所築 按此宗民亦贛賊卽山越也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

錢大昭曰武帝紀中十六年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裴注引

郭頒世語云陳留孝之術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眾有五

千人此云步卒五千蓋指初起兵言之或謂記述者欲以少

見奇非其實錄斯不然矣

因難求臣必難信也

厥本考證云必宋本作心

注諺曰巧詐不如拙誠

說苑談叢云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前齊傳 楚國平阿人也

沈欽韓曰楚王彪傳國除爲淮南郡是明帝世九江郡固稱

楚國也陳壽於諸傳或稱九江或稱淮南或稱楚國自亂其

例 顧祖禹曰平阿城在鳳陽府懷遠縣北三十里懷遠縣

志平阿山在縣西南六十里漢平阿縣因山爲名

拜濟丹陽太守

趙一清曰丹陽已屬吳而拜濟丹陽太守蓋遙奪其地也

太祖問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

盧明楷曰各本作指有合按此蓋操謂將濟無謀叛之事而

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爲是

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錢大昭曰時欲徙河止見晉書宣帝紀

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

水經淮水注引蔣濟三州論云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

通陳敏穿溝更鑿白馬瀨百里渡湖 何焯曰三州者本詩

人淮有三洲之義言水淺也

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

顧祖禹曰津湖在寶應縣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接汜光湖

南入高郵州界或曰卽精湖蔣濟鑿地聚船過湖水灌之入

淮卽此處也

吾前使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

何焯曰分當作扶問切自料大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

誤 潘眉曰上有決謂二字卽自料之詞又讀分作扶問切

於義爲複讀平聲者是 按各本作分半燒船今 殿本作

分卒燒船義甚了然無庸辨分之平仄讀也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

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元菟樂浪五郡爲

平州後合爲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時

爲護烏丸校尉持節屯昌平亦不爲平州刺史也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

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王鳴盛曰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
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 大郡與濟言

正同彼文下臣松之按漢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
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時不能如是之多
也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

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殊陳羣之言於
是為過再考杜畿子恕傳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
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

明帝即位建元太和七年改青龍青龍五年改景初倘如松
之言以陳羣為過則蔣濟亦過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詞矣
又曰南齊竟陵王子良密啟武帝論民戶疲耗有曰以魏

方漢猶一郡之譬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然則蔣濟陳羣之
言從來相傳如此何得云魏始承喪亂時與晉無大殊又南
史齊東昏紀張欣泰謂裴長穆曰以秦之富今不及秦一郡

南朝既不及秦一郡則魏初只可及漢一郡可知 潘肩曰
攷魏據中原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耳漢時郡國志所載如汝南戶四十萬

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萬七百八十八南陽戶五十
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
豫章戶四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萬八千九百
六漢時一大郡戶至四五十餘萬今以全魏十二州僅戶六

十六萬故曰不過漢時一大郡

弊敝之民

盧明楷曰敝毛本作𪔐按𪔐音貴力乏也敝音溪險也似應
作𪔐又顏氏書證篇曰𪔐即敝倦之𪔐或者敝其𪔐字之訛
歟 按何焯曰𪔐居胃切是從𪔐潘肩曰𪔐九偽反見廣雅
及陳思王集是從𪔐沈欽韓曰說文𪔐九極也玉篇枯勒切
此作支旁蓋訛是又謂𪔐應作𪔐也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
通典高堂隆表云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
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
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秦蕙田曰通典言高堂隆表與蔣

濟傳不合不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誤歟魚
豢議亦不見正史豢作魏略忠是著撰私議非當官議禮之
詞也

劉放 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弘後也
按本傳云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
放方城侯資中都侯然則放當云涿郡方城人 又按漢書
王子侯表有西鄉侯容廣陽順王子順當作頃弘當作容且
放子名弘西鄉雖遠祖亦不當同名則弘字之誤益明

注 天下騷動

毛本騷動誤作要動明監本又作搔動今 殿本已改正

抑辛毗而助王思

錢大昭曰王思事見梁習傳魏略入之苛吏

晉書曰趙子衡潁川太守

潘胤曰晉書系楚傳言洵未仕且終惟孫盛傳言父洵潁川太守與裴注同當是係楚傳誤也

劉昫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

趙一清曰一本作司徒辟爲掾非也曹公時爲司空而令三府辟之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

殿本考證云吳志述作術

興治坊敗及姑陂七門吳塘諸場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姑陂作茄陂 太平寰宇記卷百二

十七云姑陂在光州固始縣東南四十八里劉馥興築以水溉田 又卷百二十六云七門堰在廬州廬江縣南百一十

里劉馥爲州刺史脩築斷龍舒水灌田千五百頃 劉敞七

門廟記云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

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曰一萬頃考於圖書則

漢羹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脩其廢 又太平

寰宇記卷百二十五云吳陂塘在舒州懷寧縣西二十里有

吳陂祠劉馥開吳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陂山廟在

陂側因指名以祀焉

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義覆之

公羊傳定公元年傳云仲幾之罪何不義城也何休注云若

今以艸衣城也是以苦義覆城之法自古有之

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實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

錢大昭曰典略儒宗傳敘云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貧疏無以教弟子弟子亦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學校如此廢弛已極劉靖所以有此疏也 殿本考證云冊府元龜引無其人作無其實

又脩廣渠渠陵大塢外溉灌廬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塢車箱渠據此當作戾陵渠爲是

潘眉曰水經注劉靖以嘉平二年造戾陵塢開車箱渠塢表

云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其地名戾陵塢

以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塢戾陵乃地名傳言戾渠

陵當作戾渠渠文誤倒耳脩廣戾渠渠大塢與碑稱戾陵塢

之文合大塢猶陸抗傳大塢諸葛恪傳大堤也 水經鮑巨

水注載劉靖碑文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

軍建城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灤水以

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丁鴻督軍

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過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過開車箱

渠其過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時長岸峻

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過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

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過長十丈山水

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二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

不贖遺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

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

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使之斯散導渠口

以為爲門西泚池以為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

康四年君少子駿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

軍事領護烏丸校尉監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

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

內侯亮軍內外將士二千起長岸立石來脩主遏治水門

門廣四丈立水遏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

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負而趨事者蓋數

千人詩書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大

武之士感慕國恩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還慕仁政

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並記

錢大昭曰晉武帝河內溫人劉弘沛國相人此云居同里者

謂同居雒陽之永安里也

又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

錢大昭曰郡國志荊州七郡此多三郡疑為魏興新城上庸

耳

司馬字伯達河內溫人也注朗祖父雋字元異

晉書宣帝紀云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

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殷

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

軍鈞字叔平鈞生豫奉太守量字公度度生潁川太守雋

潘眉字朗與司馬芝為族兄弟見楊俊傳前芝傳已書河內

溫人則朗傳但書文系足矣如夏侯尚傳書淵從子荀攸傳

書或從子袁紹傳書紹從弟皆是其鍾會賀邵傳與此同病

范史袁紹袁術兩書汝南汝陽人亦非也

又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孚字叔達宣帝次弟長兄朗字伯達

宣帝字仲達字弟道字季達相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

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趙魏魯相東武成侯惲

鵠膺丞進魏中郎通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惟敏不見史傳

黎陽有營兵

顧祖禹曰後漢有黎陽營漢官儀云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平

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兵鋒嘗為天下冠

在軍旅常服衣惡食

太平御覽作惡

卒時年四十七

潘眉曰太祖以建安元年拜司空辟爲司空掾時朗年二十
二至建安二十二年卒止有四十三歲傳誤

朗弟字

晉書司馬孚傳云孚以貞白自立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
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及
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
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
河內溫縣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
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薨時年九十三王應麟曰司馬孚
自謂貞士孚上不如魯叔盼下不如朱全昱謂之貞士可乎
咨字君初子鄧字子晉驃騎將軍又並見百官名志

殿本考證云北宋本作子鄧字仲子多仲字百官名下無志
字 隋書經籍志有魏晉百官五卷

梁習 太祖爲司空辟召爲章長

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有章縣此漳字恐誤

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

趙一清曰習爲海西令爲亂民所逐賴徐宣以免此傳詳之

胡秋在界張雄跋扈

何焯曰張雄當作雄張倉慈傳亦有大姓雄張之文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

潘眉曰并州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新立新興樂平
二郡至黃初元年復置并州領漢舊郡四新郡二

張既 傳注既世單家富

富字衍此引魏略語下文始言家富自惟門寒也

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

陳景雲曰淵下疑脫討字 按夏侯淵傳云初枹罕宋建自
稱河首平漢王太祖遣夏侯淵率諸將討之屠枹罕斬建既
卽諸將之一與夏侯淵同討宋建既又別攻臨洮狄道耳
酒泉韓衡反與羌豪鄒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
淵擊破之 儒初爲郿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
召還爲太僕

陳景雲曰驍騎司馬句絕郿陵北征以北中郎將行驍騎將
軍時儒從兄尙爲長史儒則爲司馬從征也宣王二字有誤
爲征南上兼有脫文宣王嘗以驃騎將軍都督荆豫不在四
征之列蓋爲征南都督荆豫者卽儒也以下文樊城受圍儒
坐遲救召還事觀之義自明矣 按魏志夏侯尙傳北郡胡
叛遣鄢陵侯彰討之以尙參彰軍事也又任城威王彰傳建
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
郎將行驍騎將軍明帝紀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
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少帝紀正始二年吳將朱然等圍

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退云云並足證是注所引魏略之有訛脫

注試呼相者相之

何焯曰者字宋本作工

又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殿本考證云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溫板入爲丞相主簿

趙一清曰據孫禮傳恢曾任刺奸主簿

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潘眉曰曹仁字子孝時行征南將軍

賈逵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

拾遺記云賈逵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鄰讀書旦夕抱逵隔

籬聽之至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

門汝安知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聽鄰

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爲牒或題扉屏且誦且

記期年經文通徧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

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

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卷世所謂筆耕也

左右義達多爲請遂得免

趙一清曰集古錄賈逵碑跋云裴注引魏略與志不同而此

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終人約援事如

傳所載不聞逵有德於終人而終人臨危能與逵生死亦可

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終人德義碑不應略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

注取造意者又謂獄吏曰

太一御覽卷四百五十三引取上有敎字謂上有逵字

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二千石

已下

潘眉曰御史當爲刺史此傳寫誤也秦置監御史掌監郡秦

之御史卽漢之刺史賈逵言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

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六條詔書漢武所制賈逵爲豫州刺史攷其時在延康元年

尙承用六條之法也

漫郭汝造新陂又斷山澗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

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水經渠水注云沙水又南與廣瀆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

所開雖水流廢與溝瀆尙影昔賈逵爲魏豫州刺史通運渠

二百餘里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

進封陽里亭侯

水經瓠子河注云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黃初

中賈逵封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卽此亭也陽羊古字通

國家征伐亦由淮河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淮河作淮沛

五將山

續後漢書音義云在淮河之間晉載記符堅兵敗奔五將山
按堅都長安倉卒安得至淮河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谷縣有
五將山當是堅所奔也

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

水經頰水注云谷水運小城北又東逕賈遠祠北廟在小城
東廟前有碑碑石生金千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
太平寰宇記卷十三賈遠碑在陳州項城縣東南一里梁國
劉舉等立 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一引賈遠碑云賈遠在
豫郡之家迎喪去去後恆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靈慕彼境
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麥所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
中所著處尋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闕 又諡曰武公

晉書賈充傳云遠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闕之慶故以為名
字又云博士秦秀議諡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
武帝從之泰始中諡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
魏而成晉也

又字為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

潘胤曰言欲俟其成以計知其多寡也

及到梁洪

後漢書郡國志魏郡梁期即梁洪也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
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在郡北俗亦謂之兩期城

皆非也

注後占河南夕陽亭部

潘胤曰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此作夕陽亭誤

傳字伯達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引作字伯達

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引中郎將下有募百姓屯田於許
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官田十九字按此與晉書食貨志
文同 顧祖禹曰洧倉城在許州故城東即洧水之鄉閭也
東祇募人屯田許下此其倉城也又臨潁縣北二十里有壘
祇河或謂之壘村河縣西二十里有灌溝北接潁水南接泥
河南北二口俱有陡門亦舊縣時引水溉田處

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
道方行為複陣以營衛之賊不敢近

按通典卷一百三十七載李衛公兵法云諸軍討伐備有數
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
為四分輕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如此發引縱
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即祖此制也

遷長水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云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注引
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故以為名長水蓋關中
之小水也

蘇則與馮翊吉茂隱於郡南太白山中

後漢書郡國志云右扶風武功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 水

經渭水注云太臺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

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初則及臨菑侯地間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 孫盛曰夫士不

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則既策名新朝多隨異代而方懷二心

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

唐庚曰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孫盛以

為二心茲又過矣其子過商故墟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

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

槎桎拔失鹿

沈欽韓曰蓋竹木格圈鹿者 庶物異名疏槎桎檻獸之具

子怡嗣

唐書宰相世系表怡作恬

石崇妻紹之兄女也

殿本考證云兄女宋本作女兒 按世說賞譽篇亦云紹是

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杜微 太祖以徽為司空司直

沈欽韓曰漢書百官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

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志建武十一年罷司直官按漢末建

安八年復置司直督中郎官是時曹操雖為司空外一相

故司空有司直也

周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纖至不得渡

趙一清曰陝津即茅津亦謂之大陽津在岐州西北二里後

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茅津是也

或謂終日宜須大兵

陳景雲曰或當作或幾移守河東雖由荀彧之薦而是時縱

在陝津或在許下不得參預軍謀殆因前荀彧字而誤

遂說道從邱津渡

潘眉曰邱津在弘農見許氏說文漢武故事作寶津穆天子

傳作涇津

昨日功曹今為郡府事也

殿本考證云軍字疑衍

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

何焯曰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弘農白騎即上張展那後

漢書朱傳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之徒並起山谷騎白

馬者為張白騎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 漢書郡國

志垣有王屋山注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志云山

在東狀如垣據此傳則漢末亦稱垣為東垣矣

漸謀民畜特牛草馬

潘眉曰郭璞注爾雅牝馬為草馬顏師古匡謬正俗牡馬壯

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卓擬弱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藉宇

不暇服役常牧於草故稱草馬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

通典州郡七云河陽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河潘按下游明言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也

杜恕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潘眉曰魏世州郡領兵之制創議於司馬朗朗以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致使天下有土崩之勢因議欲令州郡並置兵以外備四夷內威不軌至是杜恕欲令州郡勿領兵以安民豐財二人之論皆撥時度勢經國之要也蓋朗之議建於建安之初而恕之論發於太和以後所值不同故所規亦異然恕以為可勿領兵者惟充豫司冀而已其餘皆不能廢兵益青徐荆揚與吳接壤幽并近匈奴雍涼近蜀緣邊諸境尚未能克靖也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

殿本考證云覺宋本作異

雖才且無益

何焯曰才且二字宋本文具

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殿本考證云監本闕誤闕今照冊府元龜改

殛鯨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鯨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說異

注三人皆恕之同班之善

殿本考證云監本三人誤作一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

殿本考證云宋本無言字

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

按安帝當作和帝見後漢書竇融傳郭躬為廷尉卒於和帝

永元六年亦不及安帝時也

注以孟康代恕為弘農

邵晉涵曰此孟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又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起家為河東太守

晉書劉毅傳云僞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

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按平陽

縣屬河東正始八年始別置郡是時尚未也

俱自薄廷尉

趙一清曰薄當作簿謂對簿也

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隋書經籍志有杜氏體論四卷又篤論四卷杜恕撰

卒於徙所

通典州郡七云河南福昌縣北有魏杜畿杜恕墓

注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

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注步詣該作步涉許從該 後漢書儒

林傳云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

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

問該皆為通解之各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以

父母老託疾去官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

書薦之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注弟寬字務叔

李龍官曰弟寬藍本作子寬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

叔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誌亦云幾季子寬可知子字為

弟字之誤

又預從兄斌

殿本考證云斌宋本作武

傳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注又與王允謀共誅卓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作與何顯荀攸共謀誅卓

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

為字

潘眉曰零陵先賢傳云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

口錢民多不舉子蓋是時民窮財盡懼出口錢因不舉子鄭

渾先課耕桑開稻田令其豐給無不舉育法之善者也

晉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礪山

何焯曰渾為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

南郡為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為邵陵

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

以子崇為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

農南史同豈崇有一二名邪

倉慈

傳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料簡作斟酌

欲詣洛者為封過所

後漢書光武紀云煩擾道上疲費過所 古今注云凡傳皆

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

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按過所若今之路文引

注不曉作穰

齊民要術云漢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

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耬車耆下種具也狀如三足

犁中置耬斗藏種以牛駕之一人執之且行且搖耬乃隨下

然則耬當作耬敦煌人不曉作耬耆故下種功力甚費也

魏郡太守陳國吳確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確作確

注

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令畜猪貴時賣以買牛

又常為雍州十郡最

錢大昭曰雍州獻帝時置即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顏

斐時當仍舊制十疑當作七

又到武安毛城中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武安作安邑

又曾祖瞻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古縣之鰲鄉蓋孔子像於壁瞻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

水經陰溝水注云過水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宦官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撰碑北有雙石闕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嗜建和三年立

經論治體

論宋本作綸 張照曰經綸本易屯蒙傳而古本易有作經

論者是綸亦可作論也

張遼傳 本蓋壹之後

潘眉曰蓋壹見漢書匈奴傳

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陳景雲曰氏當作瀾餘欽征天山賦爲遼平蘭成而作其詞云羣舒蠢動割有瀾六斯其證也蘭成初叛本分據二邑繼乃并兵於瀾此傳所載與餘賦皆合 按通鑑亦作瀾六瀾六二縣皆屬廬江郡

遼督張邵朱蓋等討蘭

殿本考證云宋本朱作牛

此所謂一與一

此用襄二十五年傳齊申鮮虞語

斬蘭成首蓋虜其眾

侯康曰此傳不載此事年月通鑑繫之建安十四年餘欽征天山賦作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也

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

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九引魏略云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作是以魏武雜選武力

孫權復稱將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煜將太醫視疾

宋書禮志云漢三公病遣中黃門問病魏晉則黃門郎尤重

者或侍中遼位未至公而遣侍中蓋寵之也

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

趙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前後疊出史家贗詞陳承祚

亦刊落不盡耳

樂進傳 陽平衛國人也

錢大昕曰衛國漢屬東郡建安十七年割衛國益魏郡尋分魏郡爲東西兩衛當在東郡管內黃初二年以魏之東郡爲陽平郡故衛國屬陽平也晉志衛屬頓丘頓丘即故東郡所分魏晉之際郡縣改隸無常如此

遣進李典擊之

殿本考證云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傳 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

史學叢書二集

按通典兵二魏武軍令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是都伯者即隊長

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

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廣威故屬沛此威字是威字之誤

邵等夜襲太祖營禁率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

趙一清曰此傳之誤與武紀同曹公破辟邵在建安元年而

五年又云汝南降賊劉辟叛則此時邵死而辟降可知不得

斬也

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

太平寰宇記卷五十六引左傳廩延注云汲郡城有延津城

于禁守延津以拒袁紹即此城也

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尚猶若斯

張邵傳邵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又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

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邵還陽平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七引魏武軍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

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

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賊戰遂繞出其後兵

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

爲督師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追至祁口交戰破之

縣東逕新城之汭鄉謂之汭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汭谿

東合流於夷水謂之汭口宋書州郡志新城太守領祁陽令

魏立晉太康地志作汭音祁則魏晉閒固有稱祁口者矣

亮還保祁山邵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邵右腳死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引漢末傳云亮糧盡軍還至於青

封木門邵追之亮駐軍削大樹皮題曰張邵死此樹下豫令

兵夾道以數十強弩備之邵果見字于弩俱發而死

徐晃傳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

姜宸英曰前已書封都亭侯此又封殆以前封非出操耶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

錢大昭曰此事武帝紀在十六年夏侯淵傳在十七年之前

此五字疑誤

使晃與夏侯淵平鄢夏陽餘賊

錢大昭曰鄢當從夏侯淵傳作鄢

絕馬鳴閣道

潘眉曰太平寰宇記馬鳴閣在利州招化縣即褒斜棧道也

諸葛武侯與兄瑾書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里其閣梁一

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

閣悉壞其地即馬鳴閣道

士不暇食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七引魏略云徐晃性嚴驅使戰士不

得懈怠於時軍中爲之語曰不得餉屬徐晃晃聞此語笑曰

我地破後修築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按本節下注引魏書云文帝即位封襄陽侯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乃縣侯也是亭字宜衍

李典 遷離狐太守

錢大昕曰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離狐城在單縣西史無置郡之文蓋建安初暫置而即罷耳 按據此傳則魏時離狐又嘗置郡矣

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姜宸英曰不字衍

李通 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

錢大昕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子謂建功侯即魏武所置名號之一也 又曰魏略稱通領陽安太守蓋以都尉行太守事也趙儼傳袁紹遣使招誘諸郡惟陽安郡不動於當時都尉別領縣者亦稱郡矣

朗陵長趙儼收治

錢大昕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與趙儼傳稱朗陵長而田豫傳稱除朗陵令當有一誤

注 王隱晉書曰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勤儉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按清慎勤三字歲不可以人廢也今人以為出宋儒呂本中

失之矣

清者不必慎慎者不必清

潘眉曰下句當依汲古閣本作慎者必自清 按今 殿本

已改正

臧府 泰山瑯人也

錢大昕曰漢志泰山郡有瑯嶠漢志無之方輿紀要以為併入費縣按魏志明稱臧霸泰山華人泰山都尉孔宙碑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殆是并未久而復置耳 按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泰山郡領縣十一並無華縣是其疏也

其疏也

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陽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

潘眉曰利城東莞城陽皆新置郡

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

朱良襄曰胡質傳注引虞預晉書云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文聘 乃以聘為江夏太守

趙一清曰吳魏並立江夏郡吳江夏郡治沙羨孫權以程普領太守魏以文聘領太守屯石陽

與樂進討關公於尋口

顧祖禹曰潯水城在新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也